

## 谈一谈政权合法性（下）

财政逐步崩溃，是一个政权合法性没落的表现。无论古今中外，不外乎如此。不合法的政权的统治成本极高，因为只能以经济利益来收买反对者，所谓“杀人放火受招安”。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权者无法从政治上赢取人民的认同，而只能以不断的经济发展来掩盖各种因为政权合法性下降而带来的不安定因素。而政权内部的人因为对政权本身正义性和正当性的失望，或者就此缄默、或者从此沉沦，不断背叛政权本身。这反过来又导致政权只能不断的加大公共支出，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收买以维持稳定现状，进一步的恶化财政。

现在世界几大资产泡沫的产生：美国的股市、中国的房市。这几大资产泡沫的产生都有着这样的背景。美国政府的财政转折是产生在越战期间，在越南战争之前，美国国家的财政收入是非常高的，政府的财政报表是非常好看的，而到了越战之后，美国就走上了赤字财政的道路上，到今天，美国国债已经成为了美国国家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而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前，还是一个以内无内债，无外无债而为荣的国家。到了今天，全中国的包括中央、地方、家庭、个人的所有债务，已经达到了一个十分恐怖和危险的境地。

这里多说一句：中国现在的政权合法性，笔者称之为经济增长合法性。整个政权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是建立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的。一旦这个基础动摇了，那么整个政权的存在就会成为问题。这也是政府不断强调：保增长，保就业的根本出发点。

而中国最近几十年的所谓的经济增长，如果从宏观政治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权合法性变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改革，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就是毛时代中国全民奋斗遗留下来的全民资产，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各种资产。所谓开放，实际上就是将毛时代，被国家所垄断的行业和领域向外国资本和所谓的民间资本开放。而到了今天，所谓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

而从人心上说，对政权的认同越来越低。中国从建国之后有过三次出国潮，第一次是在 80 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期，大量的人出国，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子女出国，成为一个潮流，比如目前大名鼎鼎的张戎女士；第二次是在 90 年代中后期，大量的人出国，移民，主要是中国的国有企业领导以及他们的子女们；第三次出国潮，是在 2000 年之后，特别是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后，除了上述两种人之外，又多了一票私营企业主的子女移民出国。中国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庞大以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对这些精英以及精英的子女毫无吸引力，而大多数移民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毫无感情的背叛。这本身就能说明这些精英以及精英子女对政权本身的不满和失望的态度。

比如有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问题的背后，表面上看是对教育体系的质疑，根子里是对今天中国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国家的动员能力越来越低。而国家行为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各种成本里面，制度成本或者说腐败成本，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

与之相反的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前后，特别是在“紫石英号事件”以及之后的朝鲜战争之后，大量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踊跃的回国，参与国内的经济，科技建设。后来的两弹一星功臣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个时候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钱学森、邓稼先、程开甲、等等，这个名单可以列的很长。

最近几年闹的沸沸扬扬的中国的芯片问题。可是媒体上几乎没有人提到，中国半导体材料之母林兰英，1955 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1957 年 1 月回到中国。是我国半导体科学事业开拓者之一。先后负责研制成我国第一根硅单晶、第一根无错位硅单晶、第一台高压单晶炉、第一片单异质结 SOI 外延材料、第一根 GAP 半晶、第一片双异质结 SOI 外延材料，为我国微电子和光电子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负责研制的高纯度汽相和液相外延材料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而到了 2019 年的国际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仔细观察获奖名单，几乎所有的获奖者的主要成果，都是在改开之前完成的。

改开已经四十年了。

政权合法性受到损害，最直接的体现，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国之大事上。兵者，国之大事。

美国在二战期间，大量的青年踊跃参军，甚至发生过很多起适龄青年因为体检不合格而未能参军而自杀的事件。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没有三年的时间，美国就动员起来了一支总人数超过 1000 万的大军。

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美国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居然发生了兵源严重不足的问题。以至于美国军队不断的加大支出的同时，开出了服役结束后可以移民美国的条件。导致在第二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驻伊美军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国籍不明的情况。美军开始彻底的雇佣军化。

在中国这方面，建国初期，人民踊跃参军，军人的社会地位极高。整个毛泽东时代，解放军指战员，都是婚龄女性最中意的婚配对象。收入也很好。而进入了 90 年代之后，社会上又开始流行“好男不当

兵”的民谚来。而最近几年以来，军队内部的一系列的腐败大案，更是从根本上暴露出来了中国军队内部的凝聚力下降，社会形象不断败坏。

而今天，美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而中国现在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过境国，而中国的吸毒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1%。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这一切的根子在哪里？笔者就不多说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和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大部分的普通民众，所能感受到的就是生活的日趋艰难，债务的日趋沉重。在社会生活中极度的孤独和毫无归属感。而对于统治结果的统治阶级来说，当务之急绝对不仅仅是经济问题，首要的任务，就是重新对受损的政权合法性进行修补。

这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的内部含义。他要修补美国政权的合法性。而中国这边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官方的说法是在某某年实现全面的小康，这个话很明显是针对政权合法性的内部性来说的；官方的另外一个说法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民族复兴的说法，很明显是针对政权合法性的外部性而言的。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

十八大的时候，还有过这样的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个很好理解，针对的是苏东事件的说法。封闭僵化的老路，这个是针对什么说的呢？针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来说的么？对照各种事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远远谈不上封闭僵化，那么这种说法是针对什么来说的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笔者昨天的文章被删掉了，这篇文章写的也很潦草。今天发出去，不知道是否还能存在几个小时。愿意看中篇的话，可以加入笔者的作者读者群来看。

今天就到这里吧。